

新摇摇语

[汉] 陆摇摇贾摇摇撰

庄大钧摇摇校点

本书说明

《新语》,西汉陆贾著。陆贾,楚人,为刘邦客,从刘邦打天下,有辩才,常使诸侯。汉高帝十一年,陆贾奉高帝刘邦命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使之附汉称臣,归拜太中大夫。汉惠帝时,高后用事,陆贾病免家居。高后时,右丞相陈平用陆贾之策,深结太尉周勃,以挫吕安刘。后诛诸吕,立文帝,陆贾起了不小作用。汉文帝元年,陆贾再次以太中大夫职使南越,令赵佗谢称帝犯汉之罪,长奉贡职。后以寿终。其所著《楚汉春秋》佚,有辑本;《新语》十二篇流传至今,有残缺,赋三篇早亡。

《新语》作于汉高帝十一年。陆贾任太中大夫后,时常向高帝称说《诗》、《书》,并劝高帝重文治、行仁义、法先圣,高帝遂令其作书言秦失天下而汉得之之故及古时成败诸国事,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皆称好,左右呼万岁以庆贺,号其书为《新语》。

《新语》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以下政治主张:一、学经书,行仁义,遵圣人之道,见《道基》、《怀虑》、《体行》、《思务》。二、法后王,于道术务求合于实用,不泥于古,不拘一家,见《术事》。三、明辨忠佞,任官得人,求贤用贤,黜远佞人,见《辅政》、《辨惑》、《资质》。四、无为而治,效法天道,顺应自然,见《无为》、《道基》。五、敬小慎微,以儒家道德束身自好,反对避世求仙,见《慎微》。六、薄刑罚,省民力,重德赏,以得民心,见《至德》。七、为政专一,政出于一,见《怀虑》。八、贵德贱财,重义轻利,见《怀虑》、《体行》。此外,还阐述了天人感应思想,言政事感天,祥瑞灾异因政而至,见《明诫》。主张持柔、迟重,言柔儒者制刚强,见《辅政》。陆贾是荀子派儒者,尤长于《穀梁》学,他的《新语》极

力推崇儒家经艺 ,综合儒、道 ,兼采墨、法 ,而以儒学为主 ,开西汉黄老思潮及经学理论之先。

《新语》的文学特色主要是 :行文从容、整齐而气盛有力 ,富有节奏 ,多俚词韵语 ,多铺陈、夸饰、比喻笔法和形象描写以及构思精巧、表现细腻的段落 ,既对先秦诸子文风有所继承 ,又对其后汉赋创作风格有所启发。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陆贾》二十三篇 ,《新语》十二篇即在其中。南朝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新语》二卷。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所述《新语》篇目及各篇大旨俱与今本相合 ,殆即自隋以来所传者。明弘治间 ,桐乡令李廷梧刻此书于任所 ,其刻为现存《新语》版本之最早者。今以《四部丛刊》影印李刻本为底本 ,校以《子汇》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 ,参考唐晏《新语注释》(简称“唐注本”)、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简称“王注本”) ,采择杂纂、类书所引及古选本文字 ,加以整理。另从《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论衡》、《西京杂记》中辑出佚文七则 ,附于正文之后。

本书由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庄大钧校点整理 ,并撰写本书说明。

【目录】

本书说明

卷上 轲员

摇道基第一 轲员

摇术事第二 轲袁

摇辅政第三 轲原

摇无为第四 轲缘

摇辨惑第五 轲远

摇慎微第六 轲愿

卷下 轲园

摇资质第七 轲园

摇至德第八 轲员

摇怀虑第九 轲圆

摇本行第十 轲源

摇明诚第十一 轲缘

摇思务第十二 轲远

附录 轲愿

摇佚文 轲愿

校勘记 轲园

卷上

道 基 第 一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岳，画四渎，规湾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殖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

河通之四渎 ,致之于海 ,大小相引 ,高下相受 ,百川顺流 ,各归其所 ,然后人民得去高险 ,处平土。川谷交错 ,风化未通 ,九州绝隔 ,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 ,于是奚仲乃橈曲为轮 ,因直为辕 ,驾马服牛 ,浮舟杖□ ,以代人力。铄金镂木 ,分苞烧殖 ,以备器械 ,于是民知轻重 ,好利恶难 ,避劳就逸 ,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 ,悬赏设罚 ,异是非 ,明好恶 ,检奸邪 ,消佚乱。民知畏法 ,而无礼义 ,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 ,以正上下之仪 ,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 ,使强不凌弱 ,众不暴寡 ,弃贪鄙之心 ,兴清洁之行。礼义独行^① ,纲纪不立 ,后世衰废 ,于是后圣乃定五经 ,明六艺 ,承天统地 ,穷事察微^② ,原情立本 ,以绪人伦 ;宗诸天地 ,纂修篇章^③ ,垂诸来世 ,被诸鸟兽 ,以匡衰乱 ;天人合策 ,原道悉备 ,智者达其心 ,百工穷其巧 ,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 ,设钟鼓歌舞之乐 ,以节奢侈 ,正风俗 ,通文雅。后世淫邪 ,增之以郑、卫之音 ,民弃本趋末 ,伎巧横出 ,用意各殊 ,则加雕文刻镂 ,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 ,以穷耳目之好 ,极工匠之巧。夫驴、骡、骆驼、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 ,山生水藏 ,择地而居 ,洁清明朗 ,润泽而濡 ,磨而不磷 ,涅而不淄 ,天气所生 ,神灵所治 ,幽闲清净 ,与神浮沉 ,莫不效力为用^④ ,尽情为器。故曰 :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 ,治情性 ,显仁义也。夫人者 ,宽博浩大 ,恢廓密微 ,附远宁近 ,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 ,分明纤微 ,忖度天地 ,危而不倾 ,佚而不乱者 ,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 ,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著 ,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 ,光耀于天地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 ,功美垂于万代 ;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 ,累世享千乘之爵 ,知伯仗威任力 ,兼三晋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 ,据德而行^⑤ ,席仁而坐 ,杖义而强 ,虚无寂寞 ,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 ,以圆制规 ,以矩立方 ,圣人王世 ,贤者建功。汤举伊尹 ,周任吕望 ,行合天地 ,德配阴阳 ,承天诛恶 ,剋暴除殃 ,将气养物 ,明□设光 ,耳听八极 ,目

睹四方，忠进谗退，直立邪亡，道行奸止，不得两张，□□本理^⑥，杜渐消萌。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雉鸣》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术 事 第 二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登高及远，达幽洞冥，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世人莫睹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其意而不见其人。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五谷养性，而弃之于地，珠玉无用，而宝之于身。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①，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

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 ,下不至三王 ,述齐桓、晋文之小善 ,鲁之十二公 ,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 ,何必于三王 ? 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 ,调弦者不失宫商 ,天道调四时 ,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 ,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 ,大禹出于西羌 ,世殊而地绝 ,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 ,愚者与祸同 ,怀德者应以福 ,挟恶者报以凶 ,德薄者位危 ,去道者身亡 ,万世不易法 ,古今同纪纲。故良马非独骐驎 ,利剑非唯干将 ,美女非独西施 ,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 ,有剑而无砥砺之功 ,有女而无芳泽之饰 ,有士而不遭文王 ,道术蓄积而不舒 ,美玉韞椟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 ,抱朴者待工 ,道为智者设^② ,马为御者良 ,贤为圣者用 ,辩为智者通 ,书为晓者传 ,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 ,服药者因其良 ,书不必起仲尼之门 ,药不必出扁鹊之方 ,合之者善 ,可以为法 ,因世而权行。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 ,纤微浩大 ,下学上达。事以类相从 ,声以音相应 ,道唱而德和 ,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 ,匹夫行之于田 ,治末者调其本 ,端影者正其形 ,养其根者则枝叶茂 ,志气调者即道冲。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 ,治影者不可忘其容 ,上明而下清 ,君圣而臣忠。或图远而失近 ,或道塞而路穷 ,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于萧墙之内。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 ,谋事者不可不尽忠。故形立则德散 ,佞用则忠亡。《诗》云 :“式讹尔心 ,以蓄万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国治 ,此之谓也。

辅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 ,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 ,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 ,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 ,故高而不坠 ,危而不仆。昔者^① ,尧以仁义为巢 ,舜以禹、稷、契为杖 ,故高而益安 ,动而益固 ,处宴安之

台 承克让之涂^② ,德配天地 ,光被四表 ,功垂于无穷 ,名传于不朽 ,盖自处得其巢 ,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罚为巢 ,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以赵高、李斯为杖 ,故有倾仆跌伤之祸 ,何哉 ? 所任非也。故杖圣者帝 ,杖贤者王 ,杖仁者霸 ,杖义者强 ,杖谗者灭 ,杖贼者亡。故怀刚者久而缺 ,持柔者久而长 ,躁疾者为厥速 ,迟重者为常存 ,尚勇者为悔近 ,温厚者行宽舒 ,怀促急者必有所亏 ,柔懦者制刚强 ,小慧者不可以御大 ,小辩者不可说众。商贾巧为贩卖之利 ,而屈为贞良 ;邪臣好为诈伪 ,自媚饰非 ,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 ,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 ,文公种米 ,曾子驾羊 ,相士不熟 ,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见 ,恢恢者何所不容 ? 朴质者近忠^③ ,便巧者近亡。君子远荧荧之色 ,放铮铮之声 ,绝恬美之味 ,疏嗑呕之情。天道以大制小 ,以重颠轻。以小治大 ,乱度干贞^④。谗夫似贤 ,美言似信 ,听之者惑 ,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 ,商鞅显于西秦 ,世无贤智之君 ,孰能别其形 ? 故尧放□兜 ,仲尼诛少正卯 ,甘言之所嘉 ,靡不为之倾^⑤ ,惟尧知其实 ,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 ,遏贤君者刑 ,遭凡王者贵 ,触乱世者荣。郑詹亡齐而归鲁 ,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 ,未有不亡者也。故《诗》云 : “谗人罔极 ,交乱四国。”众邪合心 ,以倾一君 ,国危民失^⑥ ,不亦宜乎 !

无 为 第 四

夫道莫大于无为 ,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 ? 昔虞舜治天下 ,弹五弦之琴 ,歌《南风》之诗 ,寂若无治国之意 ,漠若无忧民之心 ,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 ,郊天地 ,望山川 ,师旅不设 ,刑格法悬 ,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 ,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①。秦始皇帝设刑法^② ,为车裂之诛 ,以敛奸邪 ,筑长

城于戎境 ,以备胡越 ,征大吞小 ,威震天下 ,将帅横行 ,以服外国 ;蒙恬讨乱于外 ,李斯治法于内 ,事逾烦 ,天下逾乱 ,法逾滋而奸逾炽 ,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 ,然失之者 ,乃举措大众、刑罚大极故也^③。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 ,行中和以统远 ,民畏其威而从其化 ,怀其德而归其境 ,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 ,不赏而劝^④ ,渐渍于道德、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 ,所以诛恶 ,非所以劝善 ,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 ?教化之所致也。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 ,何者 ?化使其然也^⑤。故近河之地湿 ,近山之土燥 ,以类相及也。高山出云 ,丘阜生气 ,四渎东流 ,百川无西行者 ,小象大而少从多也^⑥。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 ,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⑦ ,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 ,周襄王不能事后母 ,出居于郑 ,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皇骄奢靡丽 ,好作高台榭、广宫室 ,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 ,设房闼 ,备廐库 ,缮雕琢刻画之好 ,博玄黄琦玮之色 ,以乱制度。齐桓公好妇人之色 ,妻姑姊妹 ,而国中多淫于骨肉。楚平王奢侈纵恣 ,不能制下检民以德 ,增驾百马而行 ,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⑧ ,明不可及 ,于是楚国逾奢 ,君臣无别。故上之化下 ,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 ,则农夫缮甲兵于田^⑨。故君之御下 ,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 ,骄淫者则统之以理 ,未有上仁而下残 ,上义而下争者也。孔子曰 :“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 ?先之于身而已矣。

辨 惑 第 五

夫举事者 ,或为善而不称善 ,或不善而称善者 ,何 ?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故行或合于世 ,言或顺于耳^① ,斯乃阿上之意 ,从上之旨 ,操直而乖方 ,怀曲而合邪 ,因其刚柔之势 ,为作纵横之术 ,故无忤逆之言 ,无不合之义者。昔哀公问于有若曰 :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盖损上而归之于下，则忤于耳而不合于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为益国之义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夫邪曲之相衔，枉桡之相错^②，正直故不得容其间^③。谄佞之相扶，谗口之相誉，无高而不可上，无深而不可往者，何？以党辈众多而辞语谐合^④。夫众口之毁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异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目谬心惑，不能分明其是非者^⑤，众邪误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鹿，半言马^⑥。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目^⑦，而从邪臣之说。夫马、鹿之异形，众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也，况于暗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人有与曾子同姓名者杀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参乃杀人^⑧。”母方织^⑨，如故。有人复来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言之者众。夫流言之并至，众人之所是非^⑩，虽贤圣不敢自安^⑪，况凡人乎？鲁定公之时，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揖^⑫，君臣之礼济济备焉。齐人鼓噪而起，欲执鲁公。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立，谓齐侯曰：“两君合好，以礼相率，以乐相化。臣闻嘉乐不野合，牺象之荐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为？”命司马请止之。定公曰：“诺。”齐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过。”退而自责大夫。罢会，齐人使优旃舞于鲁公之幕下，傲戏，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孔子叹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⑬。于是齐人惧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

行,乃归鲁四邑之侵地,终无乘鲁之心。邻□振动,人怀向鲁之意,强国骄君莫不恐惧,邪臣佞人变行易虑,天下之政□□而折中。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众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内无独见之明,外惑邪臣之党,以弱其国而亡其身,权归于三家,邑土单于强齐。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觉悟,信季孙之计,背贞臣之策,以获拘弱之名,而丧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也,非得神灵之化,罢云雾翳,令归山海,然后乃得睹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湿,照四方之晦冥。今上无明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诛锄奸臣贼子之党,解释疑□纆繆之结,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⑭,仁义闭于公门,故作《丘陵》之歌^⑮,伤无权力于世,大化绝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无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⑯。《诗》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是以伊尹负鼎屈于有莘之野,修达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此二者,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①,回也不改其乐。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夫力学而诵《诗》、《书》,凡人所能为也,若欲移江、河,动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调心在己,背恶

向善 ,不贪于财 ,不苟于利 ,分财取寡^② ,服事取劳 ,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 ,岂有难哉 ? 若造父之御马 ,羿之用弩 ,则所谓难也。君子不以其难为之也^③ ,故不知以为善也 ,绝气力 ,尚德也。夫目不能别黑白 ,耳不能别清浊 ,口不能言善恶 ,则所谓不能也。故设道者易见晓 ,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 ,人之所行也 ;夫大道 ,履之而行则无不能 ,故谓之道。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谓颜渊曰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与尔有是夫。”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犹人不能怀仁行义 ,分别纤微 ,忖度天地 ,乃苦身劳形 ,入深山 ,求神仙 ,弃二亲 ,捐骨肉 ,绝五谷 ,废《诗》、《书》 ,背天地之宝 ,求不死之道 ,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汤、武之君 ,伊、吕之臣 ,因天时而行 ,罚 ,顺阴阳而运动 ,上瞻天文 ,下察人心 ,以寡服众 ,以弱制强 ,革车三百 ,甲卒三千 ,征敌破众 ,以报大仇 ,讨逆乱之君 ,绝烦浊之原 ,天下和平 ,家给人足 ,匹夫行仁 ,商贾行信 ,齐天地 ,致鬼神 ,河出图 ,洛出书 ,因是之道 ,寄之天地之间 ,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 ! 夫播布革 ,乱毛发 ,登高山 ,食木实 ,视之无优游之容 ,听之无仁义之辞 ,忽忽若狂痴 ,推之不往 ,引之不来 ,当世不蒙其功 ,后代不见其才 ,君倾而不扶 ,国危而不持 ,寂寞而无邻 ,寥廓而独寐 ,可谓避世 ,非谓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 ,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 ,采微善 ,绝纤恶 ,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 ,乃天地之通道、圣人之所不失也。故隐之则为道 ,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 ,出口为辞 ,矫以雅僻 ,砥砺钝才 ,雕琢文彩^④ ,抑定狐疑 ,通塞理顺 ,分别然否 ,而情得以利 ,而性得以治。绵绵漠漠 ,以道制之 ,察之无兆 ,遁之恢恢 ,不见其行 ,不睹其仁 ,湛然未悟 ,久之乃殊 ,论思天地 ,动应枢机 ,俯仰进退 ,与道为俱^⑤ ,藏之于身 ,优游待时。故道无废而不兴 ,器无毁而不治。孔子曰 :“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

卷摇下

资 质 第 七

质美者以通为贵 ,才良者以显为能。何以言之 ? 夫梗、桡、豫章 ,天下之名木 ,生于深山之中 ,产于溪谷之旁 ;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 ,仆则为万世之用 ;浮于山水之流 ,出于冥冥之野 ,因江、河之道 ,而达于京师之下 ,因于斧斤之功 ,舒其文彩之好 ,精捍直理 ,密致博通 ;虫蝎不能穿 ,水湿不能伤 ;在高柔软 ,入地坚强 ;无膏泽而光润生 ,不剋画而文章成 ;上为帝王之御物 ,下则赐公卿 ,庶贱不得以备器械。闭绝以关梁 ,及隘于山阪之阻 ,隔于九□之堤 ,仆于嵬崔之山 ,顿于窅冥之溪 ,树蒙笼蔓延而无间 ,石崔嵬崭岩而不开 ;广者无舟车之通 ,狭者无步檐之蹊 ;商贾所不至 ,工匠所不窥 ,知者所不见 ,见者所不知 ;功弃而德亡 ,腐朽而枯伤 ,转于百仞之壑 ,惕然而独僵。当斯之时 ,不如道旁之枯杨 ,□□诘屈 ,委曲不同 ,然生于大都之广地 ,近于大匠之名工 ,则材器制断 ,规矩度量 ,坚者补朽 ,短者续长 ,大者治樽 ,小者治觴 ,饰以丹漆 ,□以明光 ,上备太牢 ,春秋礼庠 ,褰以文彩 ,立礼矜庄 ,冠带正容 ,对酒行觴 ,卿士列位 ,布陈宫堂 ,望之者目眩 ,近之者鼻芳。故事闭之则绝 ,次之则通 ,抑之则沉 ,兴之则扬。处地梗梓 ,贱于枯杨 ,德美非不相绝也 ,才力非不相悬也 ,彼则槁枯而远弃 ,此则为宗庙之器者 ,通与不通也。人亦犹此^①。夫穷泽之民 ,据犁接耜之士^② ,或怀不羁之才 ,身有尧、舜、皋陶之美 ,纲纪存乎身 ,万世之术藏于心 ,然身不用于世者 ,无绍介通之者也^③。夫公卿之

子弟，贵戚之党友，虽无过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辅助者强，饰之者巧，靡不达也。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迎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故事求远而失近，广藏而狭弃，斯之谓也。昔宫之奇为虞公画计，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而不假之夏阳之道，岂非金石之计哉？然虞公不听者，惑于珍怪之宝也。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④，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恶之为恶，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怠戏之无益于事也。然而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胜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①，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故据万乘之国，持百姓之命，苞山泽之饶，主士众之力，而功不在于身，名不显于世者，乃统理之非也。天地之性，万物之类，偃道者众归之，特刑者民畏之，归之则附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疏远也。夫形重者则身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

声 ,官府若无吏 ,亭落若无民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愁于庭 ;近者无所议 ,远者无所听 ;邮驿无夜行之吏 ,乡闾无夜召之征^② ;犬不夜吠 ,鸡不夜鸣^③ ;老者息于堂 ,丁壮者耕耘于田 ;在朝者忠于君 ,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 ,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然后贤愚异议 ,廉鄙异科 ,长幼异节 ,上下有差 ,强弱相扶 ,小大相怀 ,尊卑相承 ,雁行相随 ,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 ,岂待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④ ?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 ,杖众民之威 ,军师横出 ,陵轹诸侯 ,外骄敌国 ,内克百姓 ,邻国之仇结于外 ,臣下之怨积于内 ,而欲建金石之功 ,继不绝之世^⑤ ,岂不难哉 ?故宋襄死于泓水之战 ,三君弑于臣子之手 ,皆轻用师而尚威力 ,以至于斯 ,故《春秋》重而书之 ,嗟叹而伤之。是三君皆强其威而失国^⑥ ,急其刑而自贼 ,斯乃去事之戒 ,来事之师也。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 ,规虞山林草泽之利^⑦ ,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 ,刻桷丹楹 ,炫曜靡丽。收十二之税 ,不足以供回邪之欲 ,缮不用之好^⑧ ,以悦妇人之目^⑨。财尽于骄淫 ,人力罢于不急 ,上困于用 ,下饥于食 ,乃遣臧孙辰请余于齐^⑩。仓廩空匮 ,外人知之 ,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贤臣出 ,叛臣乱 ,子般杀 ,而鲁国危^⑪。公子牙、庆父之属败上下之序 ,乱男女之别 ,继位者无所定 ,逆乱者无所惧 ,于是齐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诛夫人 ,逐庆父而还季子 ,然后社稷复存 ,子孙反业。岂不谓微弱者哉 ?故为威不强还自亡 ,立法不明还自伤 ,鲁庄公之谓也。故《春秋》穀(缺)^⑫

怀 虑 第 九

怀异虑者不可以立计^① ,持两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调内 ,平远者必正近。纲纪天下、劳神八极者则忧不存于家^② ,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役于外^③。据土子

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苏秦、张仪身尊于位，名显于世，相六国，事六君，威振山东，横说诸侯，国异辞，人异意，欲合弱而制强，持横而御纵，内无坚计，身无定名，功业不平，中道而废，身死于凡人之手，为天下所笑者，乃由辞语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故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楚灵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国，不先仁义而尚道德，怀奇伎，□□□，□阴阳，合物怪^④，作乾谿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然身死于弃疾之手^⑤。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不修周公之业、继先人之体，尚权杖威，有万人之力，怀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纠，国侵地夺，以洙、泗为境。夫世人不学《诗》、《书》，行仁义，尊圣人之道^⑥，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⑦，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或触罪□□法，不免于辜戮。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玩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设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听，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两兼，兼则心惑，二路者行穷。正心一坚，久而不忘，在上不逸，为下不伤，执一统物，虽寡必众；心佚情散，虽高必崩；气泄生疾，寿命不长，颠倒无端，失道不行。故气感之符，清洁明光，情素之表，恬畅和良；调密者固，安静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强，秉政图两^⑧，失其中方；战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圆不乱方，违戾相错，拨刺难